



清华记忆

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

郑小惠
童庆钧
高瑄
编著

清华



郑小惠 童庆钧 高瑄 编著

清华记忆

吴良镛著

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

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,无标签者不得销售。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华记忆:清华大学老校友口述历史/郑小惠,董庆钧,高瑄编著. --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1.4

ISBN 978-7-302-25376-1

I. ①清… II. ①郑… ②董… ③高… III. ①清华大学—校友—回忆录
IV. ①G649.2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56214 号

责任编辑:周菁

责任校对:宋玉莲

责任印制:何芊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

地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

<http://www.tup.com.cn>

邮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

邮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:清华大学印刷厂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170×240 印张:22 插页:1 字数:354千字

版次:2011年4月第1版

印次: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4000

定价:40.00元

产品编号:042267-01

编者前言

2006年底“清华记忆”项目开始酝酿，至今已过去近五年时间。2007年，项目获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资助，得以保证项目顺利进行。到目前为止，接受我们采访的校友共计30余位。考虑到追溯历史的真实性和紧迫性，采访对象基本为80岁以上的老校友（除一位老职工之外），他们分别经历了国立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大、新清华等不同发展阶段，读者从中也能了解清华大学自建校以来的风雨历程。有些口述可能和正史不完全一致，甚至存在较大偏差，这也正是口述历史本身的意义所在，即为历史提供个人视角。整理文稿期间，曾接受我们采访的杨道崇、汪家鼎、吴宗济、汪国瑜、范崇武等诸位校友先后辞世，更使我们感到口述访谈任务的紧迫。

本书收录的26位校友并不是我们采访校友的全部。由于我们口述准备工作不到位，或是校友记忆模糊，或是讲述不够系统，或是校友本身建议的原因，一些校友的口述，如范崇武、李相崇、郭世康、施士昇、杨道崇、王兆霖、刘元鹤等先生的口述就没有收录在本书中。在此我们谨向各位校友致以诚挚的歉意。此外，考虑到本书的篇幅，我们对某些校友的口述作了节略处理。以长为尊，按照校友出生年月排序。

整个项目涉及的环节繁复，口述整理工作费时费力，因而访谈的成文过程进展缓慢。也因此有些校友本人没能亲自校对口述稿，我们只能转而委托其亲友代为审阅。这也成为我们不可弥补的一个缺憾。项目进展过程中，承蒙多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，在此表示谢意。感谢陶中源、

胡康健两位老师,他们为本项目出谋划策,联系访谈校友,保障了项目顺利进行。图书馆数字化部的齐静担任了大部分口述稿的原始转录工作,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张迪同学、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梁悦悦同学、中文系陈越同学为口述稿的整理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,图书馆老馆长刘桂林老师在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期给予鼓励,前任图书馆书记侯竹筠老师为出版提供协助,吴良镛院士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字,康寿山先生无偿提供画作作为封面,图书馆老馆长刘桂林老师在项目推进最困难的时期给予鼓励,前任图书馆书记侯竹筠老师为出版提供协助,吴良镛院士百忙之中为本书题字,康寿山先生无偿提供书画作封面,学生紫苑学会的多位同学为口述稿的整理也提供了帮助,在此一一表示感谢。

口述访谈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,尚有许多珍藏记忆的老校友未及采访,我们希望把这一工作持续开展下去。也希望您不吝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。

编者

2011年4月,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,清华大学图书馆

目 录

百年踪迹——吴宗济口述

- 1 家世背景 1
- 2 求学经历 2
- 3 爱国义举 4
- 4 政治浮沉 6
- 5 科研成就 8
- 附：清华旧事竹枝词 10

科艺留声——刘曾复口述

- 1 家世简述 16
- 2 师大附中 17
- 3 清华大学 18
- 4 工作经历 29
- 5 艺术因缘 30

八年清华 风雨同舟——高沂口述

- 1 与清华结缘 32
- 2 在政治风雨中艰难发展 33
- 3 从“大跃进”到生产自救 36
- 4 教育与生产相结合 37
- 5 “文革”狂飙 39
- 6 统战点滴 40

体教萍踪——王维屏口述

- 1 抗战爆发 42

2	逃离沦陷区	43
3	求学之路	44
4	清华大学	46
5	走上国际体坛	48
6	回忆清华体育教研组	49

拓宽领域 持之以恒——林家翘口述

1	应用数学	52
2	做研究要广	55
3	谈现在的教育与体制	56
4	回忆老清华	57

清华琐忆——白家祉口述

1	考取“清华清寒公费生”	58
2	战争前的北京清华园	59
3	西南联大	61

我与清华——唐统一口述

1	入学,一年级	64
2	借读	65
3	复学,二年级	66
4	三年级	66
5	四年级	67
6	助教生涯	68
7	去英国工厂实习	68
8	回国到清华任教	69
9	培养研究生	71
10	科研工作	71
11	建立精密仪器室	72
12	图书馆工作	72
13	校外活动	73

14	体育运动	73
15	离休与返聘	74

严谨求实 勇于创新——郑林庆口述

1	我的学历	75
2	在清华大学(西南联大)学习	76
3	在美国工厂见习	81
4	我的教学生涯——机械零件课程	83
5	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	87

生平自叙——康寿山口述

1	家世	91
2	早年求学	92
3	抗战时的中央大学	93
4	初到北平	96
5	走进清华	98

意匠探微——汪国瑜口述

1	解放前夕我的清华园生活	104
2	建筑系初创	105
3	国徽设计	108
4	教学与设计相结合	109

在学习中成长成才——汪家鼎口述

1	简述	112
2	联大	113
3	出国	115
4	清华	118

往昔回顾——江作昭口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来清华的经过 | 123 |
| 2 参加民主学运的经历 | 124 |
| 3 参加地下读书会 | 125 |
| 4 北平解放,投笔从戎,参军南下 | 126 |
| 5 重回清华任教,从事新型陶瓷教学科研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| 129 |
| 6 对开展科研工作的两点体会 | 133 |
| 7 “文革”经历和对蒋南翔校长主政清华业绩的认识 | 134 |
| 8 往昔回顾 | 136 |

向南翔同志学习,建设新清华——刘冰口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结缘清华:从团中央到清华园 | 138 |
| 2 做好助手:办社会主义大学 | 141 |
| 3 继承创新:蒋南翔教育思想和方法论 | 149 |
| 4 坚持真理:蒋南翔政治上的坚定性 | 150 |

淡泊明志 自强不息——王补宣口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家业简述 | 154 |
| 2 西南联大 | 155 |
| 3 清华岁月 | 156 |
| 4 伉俪情深 | 160 |
| 5 人生感悟 | 161 |

拜万人师 谋万家居——吴良镛口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建筑系的创办:“营建系”时代 | 163 |
| 2 院系调整后的新起点 | 164 |

止而后定 止于至善——解沛基口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清华园里新启航 | 168 |
| 2 见证新清华发展历程 | 171 |

3	从“思想改造”到“反右”	180
4	“文革”中的经历	186
5	创办技术服务公司	189

忆清华岁月 思学科发展——何东昌口述

1	解放前：清华的民主氛围	192
2	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	194
3	教育领域的调整与改革	197
4	忆往昔清华园中人与事	201

在语词的密林里——陆慈口述

1	从常熟到昆明	204
2	从联大学生到清华助教	205
3	清华的教学生涯	210
4	我的家庭	214

教学相长 培育新人——王炜钰口述

1	“又红又专”的教育理念	219
2	教育与科研生产相结合	221
3	培养集体主义精神	222
4	培养“登山队员”	225
5	招收工农兵学员	227
6	批判“大屋顶”	229
7	90年代：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港澳厅	231

结缘清华育英才——张礼口述

1	求学辅仁	235
2	留学与归国	237
3	清华岁月	239

我的清华情结——卢谦口述

1 自学外语	250
2 初到清华	251
3 俄语教学与翻译	252
4 与苏联专家共事	254
5 回忆蒋南翔	256
6 改教英语	256
7 技术革新	257
8 施工教研组的兴衰	259
9 回顾“反右”与“文革”	261
10 学外语的经验和体会	262
11 体悟清华	264
12 后记——铭心的怀念和感谢	265

科学攀登 55 年历程回忆——吕应中口述

1 从“航空救国”到“革命救国”	266
2 科学救国：攀登核能科技高峰	269
3 第二次飞跃：“软科学救国”解决我国的持续发展问题	274
4 第三次飞跃：致力于“技术救世”	277

往事回眸——潘际銮口述

1 国难声中的成长	282
2 感怀“西南联大”岁月	284
3 回顾校长生涯	291
4 蒋南翔与清华大学	292

低调为人 探赜索隐——金国藩口述

1 清华世家	294
2 求学之路	295
3 教学生涯	296

4 教育理念	304
5 人生感悟	306

六十载清华情——张思敬口述

1 解放前	308
2 新中国成立初期	313
3 清华的“反右”斗争	319
4 “四清”运动	320
5 党员队伍建设工作	322
6 干部选拔与培养机制	325
7 “文革”岁月	326
8 清华校史研究与编纂工作	328
9 六十余载党龄风雨路	331

苦心钻研 多作贡献——阎炳义口述

1 抗战时期	333
2 解放前后	334
3 新中国成立初期	334

百年踪迹——吴宗济口述



吴宗济（1909.4—2010.7），字稚川，浙江吴兴人。语言学家。1934年自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。他主要从事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、语音学及实验语音学的研究。他以声学实验研究为基础，从语言学角度对语音进行分析，以揭示语音的生理和物理特性等，为相关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技术提供必要的参考数据，同时也为完善和发展实验语音学的理论作出了贡献。

1 家世背景

我父亲吴永曾在慈禧太后身边当过差。现在的海南岛，清末的时候叫做雷琼道，原来都归我父亲管辖。他在娶我母亲之前还娶过两房太太，一个姓曾，一个姓许。曾氏是曾国藩的孙女，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；我母亲共生育了七个子女。后来我父亲被调到山东济宁，主要管辖沂蒙山区、菏泽、济宁、曹州四个大区。民国以后，我父亲又被调到了胶东道，那时候山东省有四个道，我父亲主管烟台地区。

因为我父亲当时还兼着外交特派员的职位，家里有两个翻译，所以我从小就对外国的事情比较了解，知道外交方面的一些事。我父亲在任的时候虽然处境很艰难，但从来没有向列强屈服过。他一共任职九年，到民国九年的时候主动辞职。自袁世凯起，接连换了六位总统，但他们始终没有在这个外交职位上撤换我父亲，因为他的确在外交方面比较擅长，而且做这些事也不图钱。

2 求学经历

我一生中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，进入清华也算其中一件。11岁时，我母亲去世。我13岁到上海，进了龙华路南洋中学的一个补习科。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念过小学，是在家里念的私塾，而这个学历社会上的小学和中学都不承认，所以就不能直接考中学，需要参加这样的补习科。上中学以后，我念的是人文学科。记得那年我们考清华的试卷是杨树达老师出的题目，所有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用古文答卷子，一个是覃修典，一个就是我。可我们进到清华以后，念的都不是中文，而是工程方面的专业。覃修典后来没改行，在水利行业很出名，而我却改了行，学了语言学。

我进清华那年，刚好赶上罗家伦调任清华校长。当时强调“教授治校”，而国民党派的校长又都不行，所以两三天就撵走一个校长，一个暑假换了六个校长，后来直到罗家伦的到来才稳住了局面。当时按照美国学校的规矩，清华还有“TOSS”传统，也就是二年级学生给一年级新生一记“杀威棒”——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要是不听话，就剪你头发，往你脸上画东西，或者两个人把你抬起来扔到荷花池里。听说他们有人真的因为不听话被扔到了荷花池里。当时我是因为头一天就听到了风声，先前有所准备，所以才逃过这一劫。

进清华之前，我念过几年军事学校。和那里相比，清华的生活还是很轻松的，保留了许多美国教育制度的特点，对学生很人性化，生活得很舒服。那时候，清华每学年学费是十块钱，四年下来还发每位同学八十块钱，可以旅游一次，等于一分钱不花。而且当时清华招生不考虑家境，只要学习好就行，但是很看重英文。食堂也很便宜，吃饭一个月只要五块钱。要是想吃得好一点，一出学校大门就有一条小河，边上有一个赵太太办的合作社，里面的小饭馆两毛到三毛钱就能吃一顿，我们都经常在那儿吃。另外，两人一间的宿舍也很讲究，洗衣服只需要放在一个口袋里往门口一搁，也不用花钱。

进清华的头一年，我在市政公路系学习。为了赶上其他有基础的同学，临时补习了很多数学知识、测量和平板仪的使用等，还念了一些大学物理。因为我喜欢照相，当时觉得化学跟做胶片有关系，所以后来市政公路系停办之后，我就主动转到了化学系。当时化学系的系主任是张子高先生，我转到化学系之后又补

了一年大学化学，还学了一门法文。

总之，在清华的头两年功课很紧。我并没有好好读书，不过还算能应付。那时除了念书之外，我基本没参加什么课外活动，体育成绩也很一般。相比于体育场，我还是对图书馆更熟悉。那时候图书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我们经常一头扎进图书馆，什么书都可以借出来看，外面不允许卖的书我们也能看到，看完了就放在那里不用管，会有人推着小车把书收走。

在清华念了两年书之后我就病了，又有肺病又有些神经衰弱，所以不得不休学回了家。本来可以休学两年，但我只休息了一年半就回到学校，接着开始念中文系。我们中文系当时只有七个学生。那时候原来的系主任杨振声刚走，朱自清调来继任系主任。朱自清先生是一位新文学家，却首先教我们古诗。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传统知识分子，爱穿长袍子，说话也总是小声小气。后来有人写东西回忆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，也是这个样子。总之我觉得那两年时光很美好，确实学到了一些东西。

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照相，好多人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拿着一个大照相机到处跑。几十年以后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当年的老同学，他问我现在在哪儿，我说在科学院。结果他说：“咦，你不是干照相这一行的吗？”当时历年同学录的毕业照都在我们那里照。那时候北京有三个照相馆很出名，一个是王府井那边一个法国人开的增光照相馆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照相馆；一个是西单那边的照相馆；还有一个就是当时玩照相很出名的一个业余的摄影团体开的照相馆。摄影团体的名字叫做“光社”，刘半农等许多名人都是那里的会员。我当时本来还不够资格参加，但是因为认识刘半农就破格被“录取”为会员了。我毕业那年，请了刘半农他们来办了一个摄影展，刘半农颁了一等奖给我，还送一台小照相机给我当做奖励。也就是那一年，他到内蒙古去，不幸染了回归热，回来不久就去世了。可惜我当时没有在学问上多多向他请教。

除了照相，我当时制的铜版也很不错。那个机器是专门请老炎若先生打造的，镜头都是英国进口的，上面的自动开关伞就是他发明的，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北京城的好相机。老先生的儿子现在还在，在北京文艺界也很出名，都知道有老志诚弟兄两个，因为姓老的人比较少。

总之我在清华是玩票玩到毕业的，除了玩照相以外，还看了很多杂书和与艺术、考古有关的东西，我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“唐代的曲江考”。唐代的曲江比现在的颐和园还大，日本的樱花节和当年曲江的风俗是一样的：到了春天，每家都

搭上帐篷在那里吹拉弹唱。我因为对这个有兴趣，就写论文考证了曲江在唐代的构造等问题。当年写毕业论文的时候，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只要有题目，图书馆就可以在地下提供一间小屋子让你自己找书来看，但是题目定了就不能反悔了。我们就在那个小屋子里写，有时候吃饭也是买点东西在小屋子里吃，每天都会看到很晚。

1932年毕业后我就留校了，在清华出版事务所负责出版工作，经理、责编都是我一个人。我刚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姓郭的同学在做两个出版物，一个是物理系的《物理报告》，还有一个就是《清华学报》。当时因为中文系已经出了好几本书，于是我就主张出版和古文献有关的书，联系京华印书局出版了七十多种中文系老师的书和图。出版所的人都很喜欢我，就不让我走了。

工作一年后我考取了南京中央研究院，考上之后我就去找了当时学部的主管冯友兰先生，说我舍不得走。结果冯先生说男儿志在四方，应该以前途为重，于是我才不舍地去了南京。我之所以去考语音学，是因为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曾经去听过一次罗常培先生讲的中国音韵学课程，觉得很感兴趣。罗先生当时就跟我说搞语言也好，考古也好，不搞实验是不行的。而我学过一些工程，又对仪器感兴趣，所以可以尝试拿仪器来分析语音学。我一听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当即就决定去考这个专业。考试的时候我弹了一段自己写的四部钢琴曲，准备的时候因为既要记音又要记谱，很费劲儿，但还好最终如愿考上了。

所以说我当年考上清华是运气，转到南京也是机缘巧合，那年如果不考钢琴科目的话我可能真的考不上。因为当时那么多人都是搞语音学的，还都学了很多年，而我只学了半年。自此之后，我就开始与语音学结缘，一直在这一行做了下去。

3 爱国义举

从我毕业到解放这15年间，有很多传奇故事，但我都不轻易对人讲，特别是在“文革”时期，免得别人误解我自己吹嘘自己。解放前一个共产党员潜伏在我身边，那时候我在中央银行当科长，他当专员，潜伏了九年我都不知道，直到解放的时候他才亮明身份劝我别走。后来在北京我还见过他，发现他在民建管党务，职务很高，大概专门负责联络民主党派，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。他潜伏在我身边

的时候，我们办公室的窗户外面就是外滩，天天都能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那儿抓人；而我们就在房间里偷偷偷他弄来的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。当时我手底下有50个科员，解放后49个人都选择留了下来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

那时候我也做了不少工作。有一个话剧叫《最后一幕》，里面的情节就和我在清华时的一次经历很像。那时候曹禹和几个同学排了一个话剧，曹禹在舞台上穿着日本军服学日本兵欺负中国人；而我因为喜欢玩照相，所以就在舞台上负责打灯光。当时我用变压器营造出了那种渐明渐暗的效果，他们都觉得特别新鲜。演完以后曹禹来找我，说有一个演员暂时回不了城，问能不能到我那儿住。因为当时是暑假，和我同寝的那个同学回家了，正好有一张空床，我就答应了。那个人的名字叫许多，晚上我们聊天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就谈到了政治方面的问题。他问我对共产党的印象怎么样，我说我很佩服；他又问我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，我说我是少爷公子出身，从家庭背景上来说有难度，再说我也不想入，觉得太苦。就这样大概聊到了夜里一两点，他让我猜他是什么身份，我说他大概是共产党，结果他果然就是。那天聊得特别高兴，两个人也都觉得以后可以经常通信。过了几天，他就随北京的一批人徒步南下，到上海请愿去了。再过了没几天，武汉一份报纸公布了一张雨花台就义者的总名单，其中的“许多”就是他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并且保护一个共产党员。至于曹禹，我们和他很熟，在重庆的时候就在一起。

我在电台的时候也放过新派话剧。当时上海有一个叫白荷的话剧演员，大概也是“左派”，专门挑那些新派话剧来演。后来警备司令部来人追究，一看我的名片是国民党高级职员，就只说了句“下回别放了”，没什么大事。

抗美援朝的时候我还两次冒险偷渡到香港为国家买过器材。因为我在进入语言所之前做过电影这一行，所以跟很多电影商都很熟。抗美援朝的时候买不到胶片，我就化装成上海电影厂的商人偷渡到了香港，到香港之后再找电影厂的老朋友去买胶片，伪装以后再回来。还有我们现在用的语言分析的机器，很多也是我偷渡买回来的。但后来很多人不这么想，觉得我就是想偷渡。其实我要真是想偷渡的话，根本就不用回来了。

当时我做过好多这样的事情，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只要党能理解我的心意就知足了。年轻的时候差点儿丧命的经历有很多，我现在虽然没有写出来，但零星的片段都保留着，还有许多有关的照片。现在因为太忙，手头欠的文章太多，等到明年如果我身体允许的话，准备把这些故事写出来。我也应该再写出点东